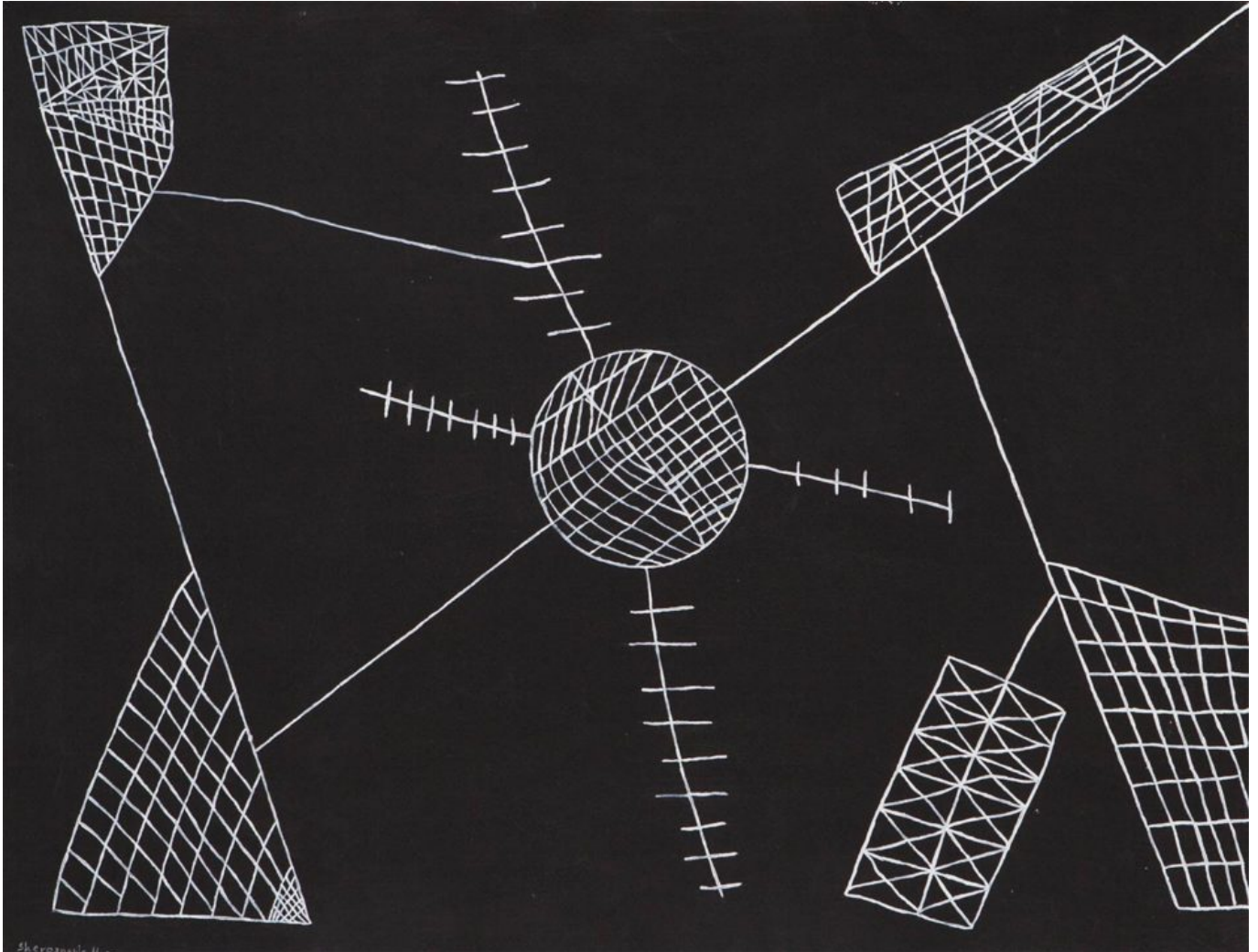


2024年第6期新闻稿：黎明破晓，世界苏醒



《挂着晨露的蜘蛛网》谢罗阿纳韦·哈基希韦（委内瑞拉）作于202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4年2月2日，委内瑞拉人民庆祝玻利瓦尔革命25周年。1999年的这一天，乌戈·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开启了拉丁美洲一体化进程。由于美国顽固不化，这一进程**加速**成为反帝进程。查韦斯政府认识到，如果继续受1961年宪法的束缚，就无法代表人民施政，也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因此推动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1999年4月，通过全民公决成立制宪大会，其任务是起草新宪

法；1999年7月，选出131名制宪大会代表；1999年12月，再次举行全民公决，批准宪法草案；最后，2000年7月，根据新通过的宪法规定举行大选。我记得，在新宪法提交给人民公投的那一天，下了一场大雨，但44%的选民坚持参加了全民公决投票，最终以72%的压倒性多数为国家**选择了**新起点。

根据新宪法，委内瑞拉最高法院（TSJ）取代了旧的最高法院（该国寡头政治曾将其用作阻止发生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的工具）。过去25年，新的最高法院曾多次因争议而受干扰，这主要源于旧寡头政治的干预，他们拒绝接受查韦斯早年推动的重大变革。事实上，2002年，最高法院的法官宣布企图对查韦斯发动政变的军方领导人无罪，由此激怒了大多数委内瑞拉人。这种持续干预最终导致法官队伍膨胀（如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7年出于类似原因所做的那样），以及立法机构对司法机构的更多控制，这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都存在（例如，美国国会通过“例外条款”等手段对法院进行制度化监督）。尽管如此，围绕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的冲突还是为华盛顿和委内瑞拉的寡头提供了一个早期武器，因为他们试图破坏查韦斯政府的合法性。



《蝎子》 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委内瑞拉）作于1952年

2024年，全世界参加投票的人数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约有70个国家已经举行了选举或将在今年举行，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几乎占世界成年人口的一半，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美国和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总统选举。早在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大选日期之前，该国极右翼反对派和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干预，试图通过恢复金融和贸易制裁来破坏选举合法性和该国稳定。2024年1月26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拒绝**推翻2023年6月做出的取消极右翼政治人物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在委内瑞拉担任民选公职资格的决定。在诉讼过程中，最高法院审理了8个人的案件，他们因各种原因被禁止担任公职。最终恢复了其中六人的资格，但维持了对马查多等另外两人的候选人资格禁令。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的裁决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不满。法院判决四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新闻**声明**称，美国不赞成“禁止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因此将对委内瑞拉予以惩罚。美国立即撤销了允许委内瑞拉国有金矿公司 Minerven 与美国个人和实体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财政部第43号通

用许可证。此外，美国国务院警告，如果委内瑞拉政府不允许马查多参加今年的大选，美国将不会在第44号通用许可证于4月18日到期时给予延期，该许可证允许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开展正常业务。当天晚些时候，米勒告诉媒体：“如果委内瑞拉政府不改弦更张，通用许可证到期即终止，我们的制裁措施将重新生效。”



《R-33，一切从这里开始》艾尔莎·格拉姆科（委内瑞拉）作于1960年

《联合国宪章》（1945年）允许安理会根据第7章第41条**授权**实施制裁。但《宪章》强调这些制裁只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方式实施。因而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为非法，这些制裁始于2005年，并自2015年以来不断加深。正如联合国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多汉在其2022年的**报告**中所写，由于国家和企业害怕受到美国惩罚，这些单方面措施容易导致过度遵守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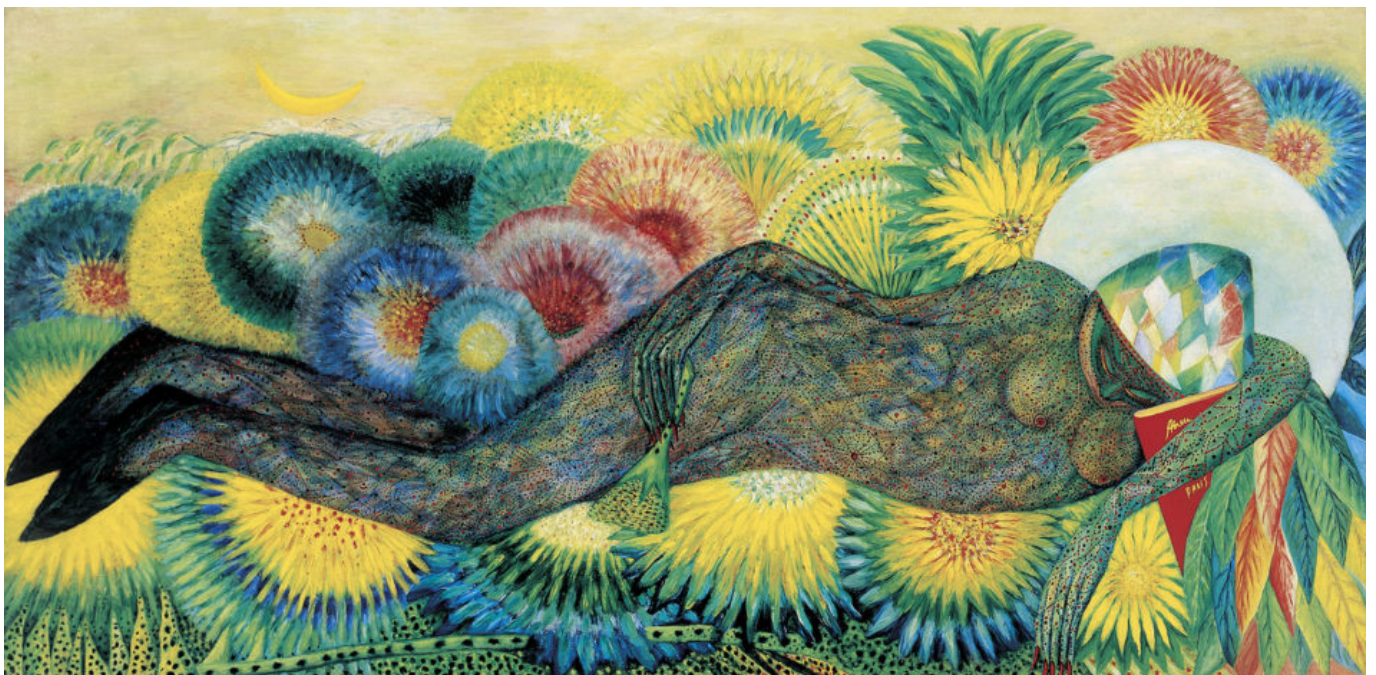
次制裁。自 2015 年以来，美国实施的非法措施已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并成为对委内瑞拉民众的**集体惩罚**（迫使 600 多万人离开委内瑞拉）。2021 年，委内瑞拉政府成立了“**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以团结各国捍卫宪章的完整性，反对使用此类暴力、单边和非法措施。该小组成员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加，其中多国（**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为委内瑞拉提供了美国及其盟国支配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之外的选择。



《巴拿马运河建设者的牺牲》杰奎琳·希德（巴巴多斯）作于2017年

上个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极化帝国主义**》和汇编《**全球秩序的动荡**》，我们在其中分析了全球北方合法性的下降、全球南方的新气象以及全球北方为拼命把持权力而动用的暴力机制。去年，在墨西哥和挪威的推动下，美国和委内瑞拉政府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顿举行会议，签署了《巴巴多斯协议》。协议规定，委内瑞拉允许就一些反对派候选人的资格禁令在最高法院提出质疑，美国开始解除对委内瑞拉的禁运。美国签署这一协议并非从实力地位出发，而是因为它面临着与新近崛起的欧佩克+（由全球南方国家组成，2022年占全球石油产量的59%）的孤立，也因为未能完全对沙特维护自己的权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试图让委内瑞拉石油重返世界市场。马查多拒绝按照《巴巴多斯协议》规定的条件参选后，就其参选资格被取消向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提出**质疑**，她声称要尊重最高法院的权威。但是，当判决对她不利时，马查多和美国打开了他们的工具箱，发现剩下的只有武力：恢复制裁和军事干预威胁。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伊万·吉尔把美国的反应称为“新殖民干涉主义”。

就在华盛顿重启制裁之际，美联社发表了一份基于美国政府2018年某秘密备忘录的**报告**，该备忘录包含美国向委内瑞拉派遣间谍、针对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家人和亲密盟友的证据。美国缉毒署前官员韦斯·塔博尔对美联社说：“我们不喜欢公开这么说，但事实上，我们就是世界警察。”他显然无视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这就是美国的态度，这种思维让人想起好莱坞西部片的陈词滥调，是这种思维支配着美国高级官员的言论。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正是以这种口吻威胁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称虽然他们可能“能力很强，但我的能力更强”。同时，奥斯汀宣称，美国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地点，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对其约旦军事基地所遭袭击做出回应。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傲慢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精髓所在，它想大决战就大决战。美国参议员约翰·科宁说“瞄准德黑兰”，他对美国轰炸伊朗或其他地方的影响毫不关心。



《女植物人》马里奥·阿伯鲁（委内瑞拉）作于1954年

当然，在迫害政治对手和对那些希望己国被外国势力（这里指的是“世界警察”）入侵的人实施候选

资格禁令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线。诚然，政府经常贬低其对手，声称他们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如美国众议院议员南希·佩洛西最近就对那些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美国人这样做，称他们是俄罗斯的代理人，并要求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进行监控）。然而，马查多却公开**声明**，呼吁美国入侵委内瑞拉，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的。

2020 年 12 月，我见到了委内瑞拉多位反对派领导人，他们反对马查多等人的政权更迭立场。“公民变革运动”领导人蒂莫泰奥·桑布拉诺告诉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向委内瑞拉人民呼吁结束乌戈·查韦斯制定的社会主义计划——查韦斯主义。这意味着包括桑布拉诺领导的社会民主阵营在内的大部分右翼分子不得不承认，这一立场不可能轻易赢得民众的支持。由胡安·瓜伊多和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等人组成的极右翼不喜欢实际的民主进程，而更喜欢靠 F-35 闪电 II 战斗机入主加拉加斯。



在承诺削减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后不到几个月，美国又回到了其极化帝国主义的老路上。但世界已然改变。2006 年，查韦斯在联合国**号召**世界各国人民阅读诺姆·乔姆斯基的《霸权还是生存》一书，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黎明正在四处破晓……世界正在觉醒。全世界都在觉醒。人们站起来了。”2024 年 1 月 31 日，马杜罗在委内瑞拉最高法院**说**：“我们不依赖于外国佬或世界上任何人获得投资、繁荣、进步、提升[或]增长。”马杜罗模仿 18 年前的查韦斯说，“另一个世界已经诞生。”

热忱的，

Vijay